

兵

鏡

兵鏡卷之二十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王宣父

同族吳仕嘉歷台父較正

九邊圖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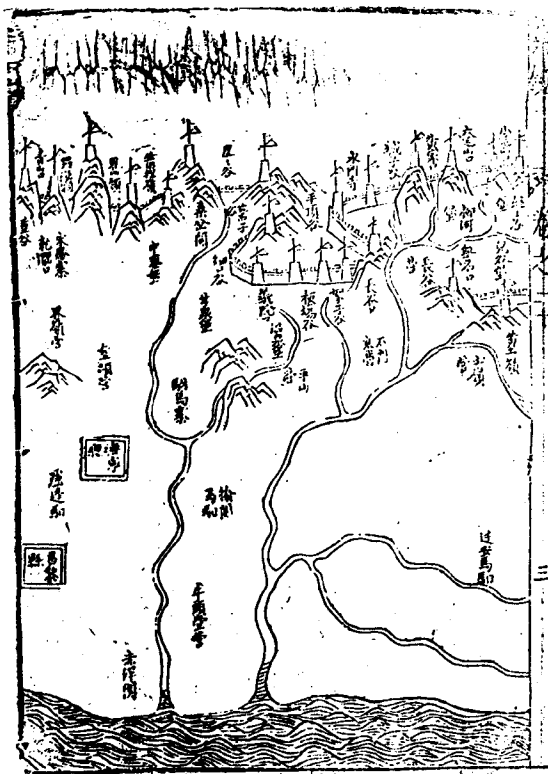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
萬里。中間白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
鞏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
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袤四鎮。

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弘治間設總督於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於偏頭。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於薊州。聯屬遼東鎮。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棄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實相犄角。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徧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

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所賴以衛守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借調操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奸攻守無策而偷情相襲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斥堠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勸每爽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其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徂近利乃可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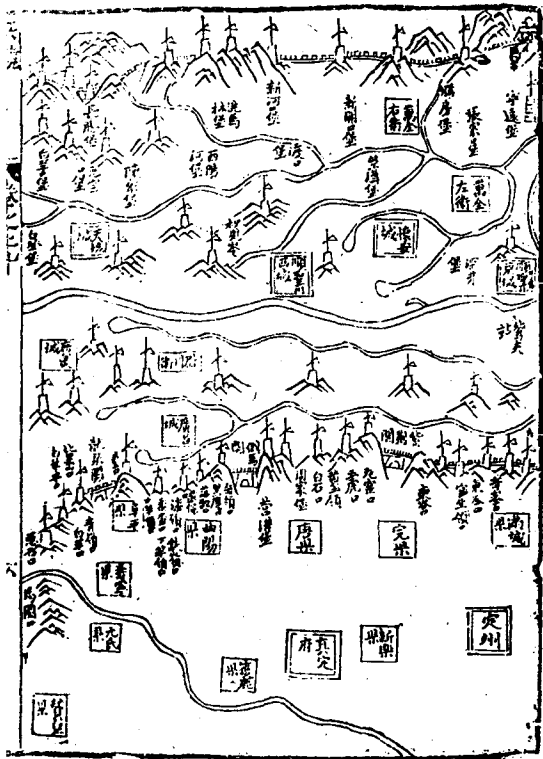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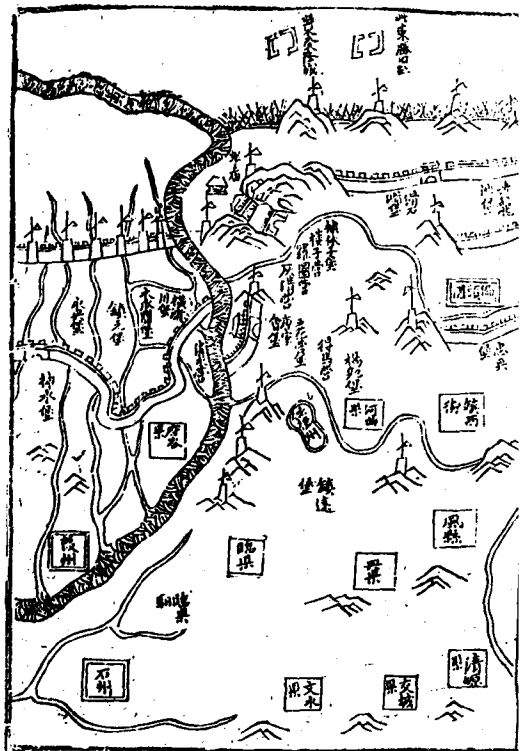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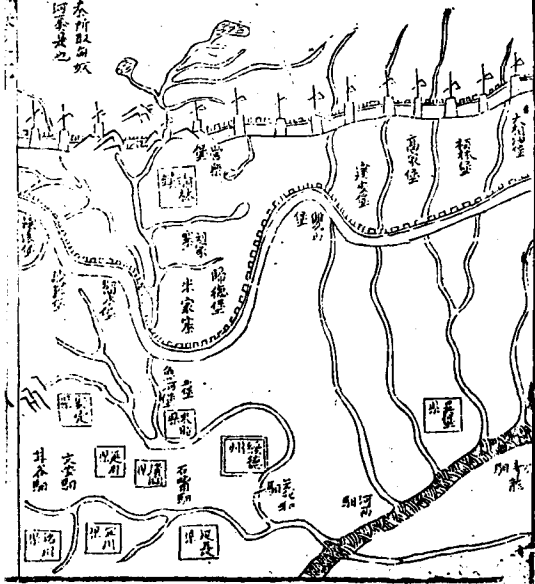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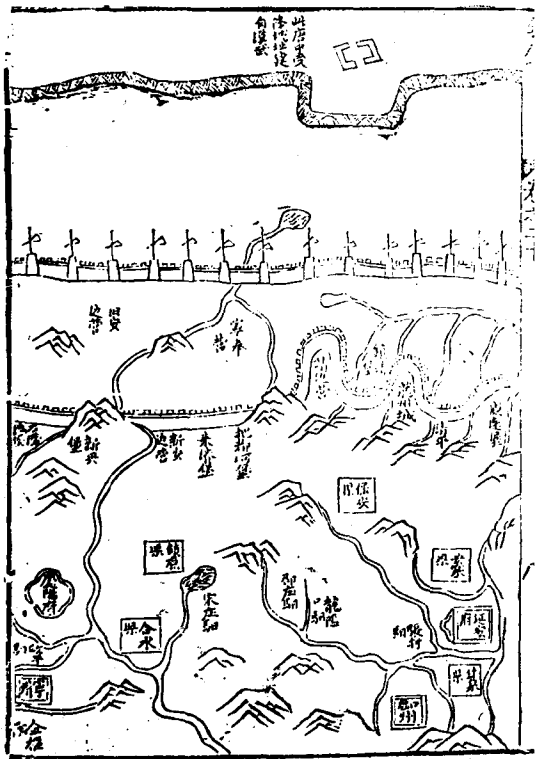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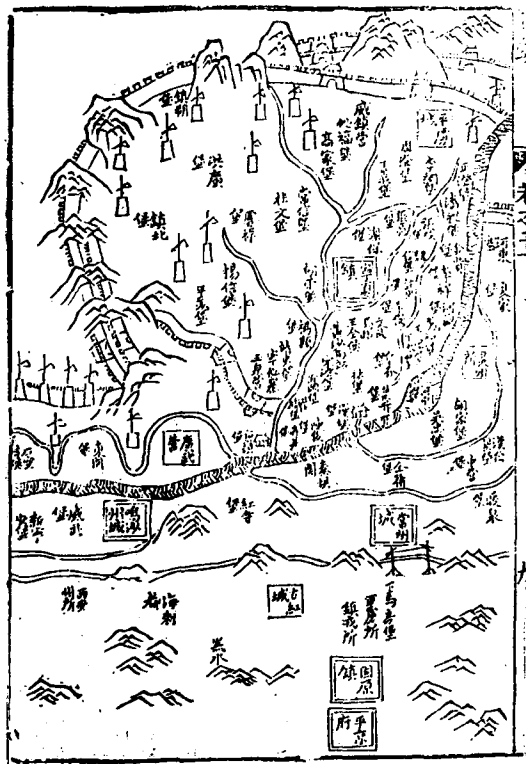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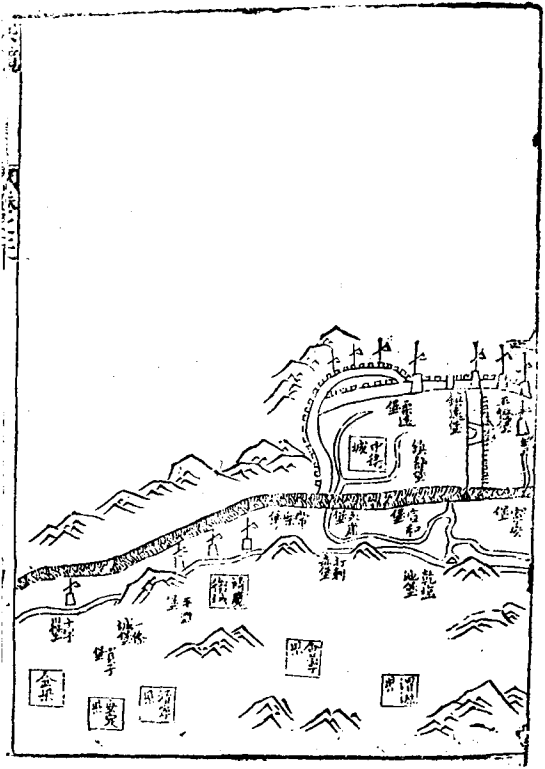
兵漢胡方即本所取而取
河南他今所引阿委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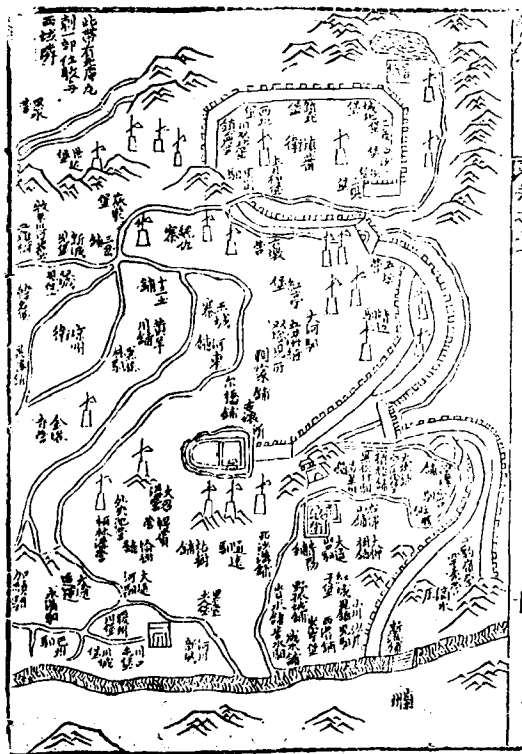


此居史
書地址
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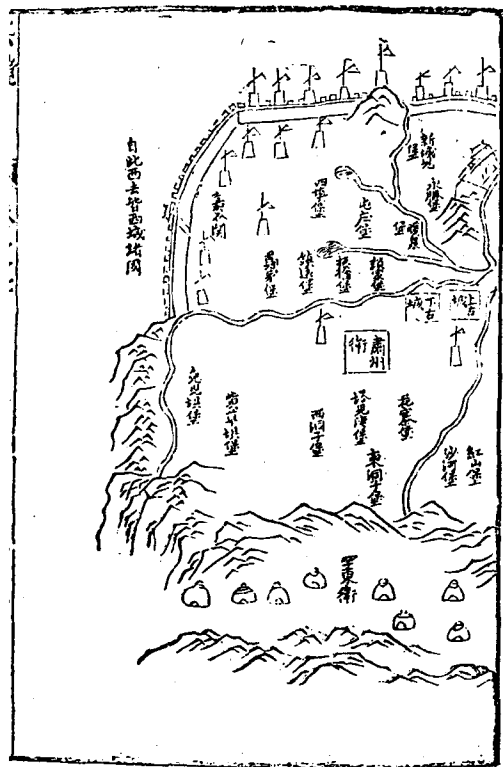












九邊論叙

九邊圖論乃許恭襄公應詔條陳之石畫也。起自遼
薊宣大以及延寧固原甘肅等邊于凡山川之險易
虜勢之盛衰城堡之脩廢將領之賢否糧餉之盈縮
一一得於聞見參於稽考傳於父兄八千餘里之形
勢了然在目。今歷數十年來各邊地勢情弊雖因革
損益不同然能依此究心則自能知備禦之道是在
北鄙將帥得人而已。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

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倖斬論功則第一義也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

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魯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卽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乃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爲啟釁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繹騷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薊州

薊州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胡元。廼卽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管州等衛。而封寧王於遼東。宣府東西并列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脩關隘以爲內邊。

神謀逸哉遠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朶顏泰。

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道。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許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屢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卑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閒田可募兵屯。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

川左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壑則漲水易淤。雖
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
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
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
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
復添設遊擊。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
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叅將止五十
里。西去太平寨。叅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
識者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
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將。

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叅將則庶乎體
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
外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旣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
營乃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卽司所直之關責
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
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
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謀選將
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宣府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

於漠北卽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枕河。賽峰。黃厓。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旣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

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
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蒼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
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
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
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關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
矣。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
爲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遼城之募軍。重浮圖
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築
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
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叅將都勲。出境燒荒。遇虜三

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誘也。若滴水
匡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譟。此則漸不可長。况伊
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
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
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
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
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芟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
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廩儲蓄。瓦礫場地。
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
得而復見哉。這鎮敝壞。乃至此極。賴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待之
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
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
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
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
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
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
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
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
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

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緩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卽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卽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行。故多太舉之寇。西則平虜
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
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
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
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
多故已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庭。墩軍驕惰。
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
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
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正紀綱。明法令。今日第一義
也。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

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
可漸理。三也。若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南腋間。寔爲
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
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河南山西歲運多
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
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裒耗。弊在各城搶
兌。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也。偏頭寧武鴈門
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
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
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

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
已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
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
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
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多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
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
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
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
薪。固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榆林

延綏二邊附記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興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旣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運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特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裡矣。弘治中。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

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口。正德中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柱之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點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旣集。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卽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

之歲東草價至二錢。他可知矣。故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又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連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一員主之。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魏公築三城於河外。

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燧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平不毛。

軍衆待哺於腹裡。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故云榆林者。患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延綏二邊。東起黃甫川堡。西至三山饒陽界。與固原內邊形勢相接。成化間。修築榆林等城二十餘堡。俱在二城之外。蓋重邊設險以衛內地也。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

二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論者。以固原爲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東時。決其出入。入

則戒嚴。出卽解嚴。蓋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
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逋逃教誘。
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
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
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
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於清水。
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旌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鉄
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
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
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源。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

其被虜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
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
出山外有警卽聞易於道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
黃峽等口舊皆壘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
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
地方少事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
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
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
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
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壘以遏西來之寇則得

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其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

甘肅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羗古浪六百餘里，至梁州爲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

關爲沙爪。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羗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况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爲之。且哈密甘肅籬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屢。累朝願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徃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亾略盡。

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爲。先襄毅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徃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昔爲要區。今爲散地。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當緩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爲乎。當緩二也。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假令自今。

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則哈密猶舊也。况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於土番。安定等衛破於海賊。何不聞爲彼恢復而切切於哈密乎。當緩四也。番於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圖機之上。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不刺者。迤北逋寇盤據西海。吞拜屬番爲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

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卽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寇易用。視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耶。矧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腴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粒。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

堡未充而更能寔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恭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於戶部。催科便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蕪浪。而令

設叅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求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以可繼之道也。嗚呼。病於塞而求通。傷於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事耶。舉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已。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

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水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

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
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
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
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
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
足兵之計。孰不能言之。所以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
耳。

烽燧

凡守邊。不過遠斥候。謹烽火。薊鎮以險可恃。烽火不
修久矣。緣軍馬戰守。應援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火

無用。今凡無空心臺之處，卽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柳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減去濫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爲准，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左右分傳兵馬見烽，卽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

傳烽歌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墩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大
舉。百里餘外卽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
門烽。一砲三旗燕河警。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
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烽。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
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
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石塘終。若遇夜間燄不見。火
池照數代旗紅。賊近墻加黑號帶。夜晦換蓋大燈籠。
賊若潰墻進口裡。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零
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

卷之二十
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終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到一墩重。該墩聽砲分頭說。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接砲聽上首。砲後柳響卽如風。砲數柳聲聽的確。日旗夜火辨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若有差池法不容。

女直考略

按金女直卽金餘孽也。金以前勿論。國初定開元。改開原道。控帶諸夷。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以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干。畧有三種。自湯站東抵開原。居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

爲建州女直極東爲野人女直。宅種甚夥。開原北近
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
扒兀刺等族。建州毛憐裔出渤海。事耕絀。居處食飲
有華風。海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山作寨。卽屬女直
完顏種。江夷居黑龍江。卽生女直。竝有室廬。或以樺
皮爲帷。止則張架。俗善射。馳獵耐饑渴。忍詢好盜。其
戰鬪多步少騎。上下巖壁如飛。而建州阻萬山。獨居
中。據要害。五嶺喜昌石門尤扼險。人騎不得成列於
女直。稱最強。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招諭奴兒干諸
部野人酋長來朝。因悉境附。九年春遣中使治巨艦。

勒水軍江上召集諸酋豪縻以官賞於是康旺佟答
刺哈王肇州瑣勝哥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干都司
自爛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後置建州毛憐塔山
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官其酋爲都督都
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賜勅印各統分部復置站
地面各七寨一不領于衛所令歲以冬月從開原入
朝貢唯野人女直僻遠無常期諸部願內附者開原
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已又爲海西建州各
夷立馬市開原歲時賜予甚厚終

帝世奉職謹征調輒赴建州衛指揮阿哈出以功

賜姓名李思誠。其子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久之顯忠歿。子滿住襲。求駐牧蘇子河。而開原降虜楊木荅戶率數百騎奔建州。寢爲遼患。宣德間守臣務招狹。請居以建州老營地。老營者。朝廷歲以其地取人參。松子。所名東建州乃是也。四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掠。都督巫凱請討之。不許。賜勅戒諭。令凱厚恤貢夷。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走朝鮮。亡其印。詔更給以童倉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歸得故印。詔上

更給者。匿不出。乃更分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董山與李滿住等。竝附也先。爲耳目。抄掠遼東。景泰中。都御史王翱論歸所掠。稍寧戢。而海西野人諸酋長死也。先之亂。盡失。賜勅子孫不得襲。以舍人入貢。宴賞大減。殊心望。天順三年。董山潛結朝鮮。僞授中樞密使。巡撫都御史程信。詐令自在州知州。佟成廉他事。得朝鮮授山制書以聞。上遣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各軟語枝梧。出制書示。始懼服。貢馬謝。成化二年。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各部來貢。邊臣案驗。貂皮取純黑。

馬取贖壯否。卽拒之。非厚。徃薄來意。且貂產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宜勅守臣驗放。無過苛啓。爨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來朝。語不孫。糾毛憐海西夷頻盜邊。三年。命武靖伯趙輔充靖虜將軍。左都御史秉督師。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徃征之。山悔自歸。詔羈廣寧。尋伏法。九月。分三道搗其巢。左軍出潭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踰鳳凰城。摩天嶺。至溱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佐兵萬人。遶東走路。俘斬千計。并誅李滿住。會

積雪寒裂膚。遂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孥降。且曰。此地自漢人跡罕至。唯唐太宗東征。抵鳳凰城。今大兵追奔及此。乃天也。輔具奏。

上憐而賞之。仍安置部夾岡廣。而我所損士馬亦不貲。四年。留副總兵韓斌防守。築撫順。清河。瑗陽諸堡。五年。禮部奏勅通事武忠等。諭海西女直各夷。常貢外。無進海東青兔鶻。并省諭貢使。無溢額。六年。建州夷窺邊。虛謀作亂。巡撫都御史彭誼獲其謀。檄轉餉實鐵嶺。濟陽三萬。諸衛整師出遼陽。衆潰。匿朝。廷因示羈縻。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宅從叛者得。

降秩襲諸夷復貢。然徃徃聲報董山讐。糾掠塞上。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蕃書。言開原驗貢。勒受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都御史陳鉞勘狀。徵赴廣寧置對。散赤哈率所部十餘輩。由撫順關入。守將以非故道。卻之。因藉忿。與建州夷合。乘虛大掠鳳集諸堡。鉞擒近邊蕃戶。以捷聞。更請大發兵。巨璫汪直惑通事王英言。銳請行。冀邀功賞。詔以兵部侍郎馬文升經畧。直亦繼往按事。文升疾趨瀋陽。召各酋長撫慰。賑以牛布。已。諜知海西夷反。側密檄總兵歐信等。邀擊。大破之。海西夷亦聽撫。比直至。衆

已各解散。直心害文升功。而文升遇直倨。鉞復搆以媚直。遂奏建州女直諸夷以文升曩在鎮禁易農器。故屢入寇。

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卽訊。文升言所禁鐵器非農器。不聽。明年。下文升獄。謫戍重慶。是時東寧人劉八當哈以天順間盜馬奔建州。至是與張驢兒等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梟首惡遼東塞。而陳鉞希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聲寇遼。請搗穴。遂命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以直督師。鉞叅贊東征軍務。直等給執貢夷郎禿等六十餘人械。

所司并襲老弱報級加直祿米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復仇慘掠清河等堡後三年直始敗鉞坐褫職爲民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會其酋完者禿貢馬復聽襲修貢如例塞上寇益稀正德八年海西夷加哈義祝孔革等阻貢旋就撫諭嘉靖初海西夷酋速黑忒強以修貢謹及捕叛夷猛克特進左都督賜金帶大帽其後請乞漸煩貢浮額從兵部議勅守臣嚴覈如制二十一年建州右衛夷酋李撒赤哈糾衆入寇都御史孫儉禦之多亡失至深入鳳凰城命給事中林廷學往勘

明年廷學還報。上言邊事請稽術所原額。令以次分
番入貢。庶幾古人質子之意。并懸都督重秩。以待斬
馘奇功。亡何以海西夷酋王忠偵虜功。陞都督僉事。
其秋建州夷酋趙那喀等分道寇湯站等堡。禦郤之。
而李撒赤哈復盜邊。二十四年。就擒梟塞上。賜總兵
趙國忠等金幣。頃之。都御史於敖滅撫賞。諸夷譁。詐
殺譁者。遂挾憤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巡撫以不任相
繼罷。二十七年。女直諸夷及兀良哈。勾虜入遼。都御
史李珣復罷去。遼東大困。已復修貢不絕。久之。海西
夷酋王台襲祖速黑忒職鎮廣順關。而祝孔革遺孽。

逞加奴仰加奴亦欵鎮北關。因以南關北關別其號。南關忠順特著。建州夷酋王杲方躡撫順。四十一年。誘殺副總兵黑春。深入遼陽。隆慶五年冬。我師大破建州夷汪住等。馘斬近六百。而杲益縱掠。萬曆二年。撫順遊擊裴承祖等被戮。總兵李成梁身督師出搗。斬級千一百有四。來獻捷。明年。杲走匿王台寨。因宣諭台。及伊子虎兒罕。執杲獻。加台龍虎將軍。進二子都督僉事秩。遂磔杲。益拓寬奠六堡。七年。建州夷酋王兀堂漸壽張。八年。連犯靈陽永奠諸堡。我師追奔。出塞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級七百五十四。兀堂爲

氣奪。而王杲遺孽阿台。投仰加奴等。修葺南關。且勾虜窺孤山鐵嶺。十年。李成梁勒兵曹子谷。大破之。明年。搆古勒寨。誅阿台。是時。王台及虎兒罕相繼歿。所遺猛骨孛羅。及虎兒罕子。反商穉弱。仰加奴雖台婿。憤其父祝孔革。死台叔王忠手。并奪貢勅。及季勒寨。與兄逞加奴。固未嘗忘報復也。十一年。以婚西虜。借恍忽大煖兔等騎。可萬餘。與反商構。并攻猛骨孛羅。恣掠把吉諸寨。都御史李松宣諭。不從。因密商總兵李成梁。伏兵中固城。擊殺逞加奴。仰加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連

西虜以兒鄧侵掠反商挾索貢物十五年。那林孛羅引西虜萬餘騎急攻把太寨。而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得歸娶父妾溫姐。反攻反商。猛骨孛羅亦以母溫姐故。協謀我師往援。執溫姐尋釋之。囚康古陸胥命。而猛骨孛羅爲北關迫脅。焚巢劫溫姐去。十六年。李成梁從威遠堡出搗。卜寨那林孛羅請降。總督侍郎顧養謙議并釋康古陸。刑牲盟聽。兩關均勅釋憾。會建州夷酋奴兒哈赤與反商約婚。亦頗藉爲輔車。而奴酋方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十七年。竟予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

失竝從征阿台爲鄉導。歿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
梁直雛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反商爭
張海固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愬祖父殉國狀。以都指
揮驟躋崇階。與南關埒。心固已騰踊張矣。而反商
酗酒好殺。衆不附。十九年。上寨等陰令部夷賊商中
道南關止。遺猛骨孛羅。則勢愈孤。又日與北關相構
怨。頃之。奴兒哈赤計殺十寨。旋以保塞功。加龍虎將
軍。眎王台。潛有併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
猛骨孛羅。方酣于鬪。二十七年。猛骨孛羅不支。以子
女質建州。借兵已。因飛語激怒奴兒哈赤。反執猛酋。

寨中。奴酋實心利其妻妾部落。外恐吾聲罪。廼偽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遂以私外母名殺之。邊吏往詰。則以女許婚猛酋長子。吾兒忽荅。二十九年。與那林孛羅補雙貢。而吾兒忽荅陽以撫養。旋羈建州寨。南關不絕如綫。北關夷酋那林孛羅白羊骨。乃約婚西虜宰賽自託。奴兒哈赤益旁嚙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三十三年。李成梁再出鎮。則議徙寬奠新疆民六萬餘入內地。弃新疆爲甌脫。明年。奴兒哈赤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并爭入貢。卓價。三十六年。混南關勅頂賞。明年。以萬騎築故寨。漸逼開原。御史熊廷

請添募兵兼撫北關。收宰賽煖鬼折其謀。項之。奴兒哈赤願遵諭減車價。及還張其哈喇佃子侵地。而伊塔江夷卜占吉。急走北關。四十一年。藉通塔與北關仇殺。益墾南關曠土。糾西虜宰煖二十四營馳清河。始檄薊兵五千赴援。而奴兒哈赤好語謝邊吏。都御史張濤初至。感其謀。更以拒婚老女并匿逋婿爲北關罪。且許奴酋質子入關。亡何。奴兒哈赤已圍燒北關十九寨。及我師應援。隨撤兵。以負婚愬。明年。復墾前罷耕地。開原叅議薛國用。力主驅逐。始退地定界。兼減貢夷。四十三年。白羊骨以老女許婚煖鬼。奴

兒哈赤勒兵南關已竟寂然。四十六年四月潛師突陷撫順總兵張承胤等馳援。歿之。因賫蕃書請和。自稱建州國汗。五月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起原任都御史楊鎬以兵部侍郎經略兼巡撫。七月奴兒哈赤從鴉鶻關入尅清河。唯叅將賀世賢縱擊。靉陽塞外得級百五十四。而靉陽寬奠望風潰。賜經畧劄一。別以太常少卿周永春爲巡撫都御史。九月奴兒哈赤再從撫順入會安堡。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蚩尤旗。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報勦奴酋一寨。特賜金幣風勵之。四十七年二月經畧侍郎楊鎬

以徵兵四集。遂誓師遼陽。分四路出塞進勦。一軍從靖安堡趨開鐵。一軍從撫順關趨瀋陽。一軍從鴉鶻關趨清河。一軍從晾馬佃趨寬奠。北關朝鮮各佐銳師。而我主帥不一。兼先泄師期。三月朔。總兵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弃車營趨利。遇敵萬餘。乘半渡遮擊。遂大潰。松血戰歿。宅帥馬林師後。期踵敗。開原僉事潘宗顏等竝歿之。總兵劉綎深入。尅十餘寨。後三日。以墮賊詐。中覆亦陣歿。而帥清河路者李如栢。以撤回獨全。奴兒哈赤遂乘勝窺開鐵。圖搶金台。失寨。傳檄朝鮮。僭號後金國汗。黃衣稱朕。意揚揚自恣也。

六月從靜安堡入薄黑原北關爲出援兵二千比至城已被尅羽書告急。

上始起擡前御史熊廷弼代鎬經畧尋逮治鎬而奴兒哈赤以七月從三岔堡入剋鐵嶺鐵嶺開原爲遼重藪既併厓賊則河東已在賊握中北關與遼聲息不屬而奴酋乘勝縛宰賽脅煖兔炒花爲助廣布間諜內地所在殘闕目無堅城可爲遼左心寒也八月經畧侍郎熊廷弼入遼申軍令方慰撫北關爲犄角奴兒哈赤得攻遼瀋綴我師突引萬騎連破金台失及白羊骨寨北關並歿廷弼乃決策守遼陽引水爲

防調李懷信代將。人心始定。奴兒哈赤因往開鐵運
取窖粟。以飽待饑。明年給事中姚宗文閱邊。查訪北
關部落得金台失二女孫。一配虜酋腦毛大之孫桑
河兒寨。一配虜酋虎整兔愁。特給四千金。示優卹。用
廢其意而南關裔止。廣寧指揮王世忠請實授遊擊。
風諸夷經畧熊廷弼以軍聲稍振。始議四守瀋陽。逼
賊穴。奴兒哈赤乃益連西虜。討令虜睨河西。誘我師
疲極。乘其敝。每聲言入犯。第時引遊騎出沒。至發僞
榜招降。詭侮無狀。廷弼奏激同仇滅賊。併請恩賞將
士。同甘苦會。

上慨發餉金三十萬。一軍盡。謹知奴酋亡可翹足待。而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金。而羨海內大爲騷動。始海西兩關互讐。構越四十年。自爲刀俎。以歸于盡。奴兒哈赤方袖手收漁人之利。而女直諸部落盡併建州。遂忘其初。仰我鼻息。欲引金轍安忍好兵。甚矣夷之不度德也。

兵鏡

二十終